



新疆人民出版社

边城 沧桑

刘竹溪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城沧桑/刘竹溪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 5

ISBN 7-228-08728-3

I. 边...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6215 号

边 城 沧 桑

刘竹溪 著

出 版: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印 刷: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印张:18.25

字 数:426 千字

印 数:1~3 000 册

ISBN 7-228-08728-3 定价:35.00 元

序言 XUYAN

新疆是丝绸古道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历来是多民族、多宗教地区,素以优质丰美的物产、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独特浓郁的民族风情闻名于世。然而,新疆在历史上一如苦难深重的祖国,几经荣辱,几经兴衰。

20 世纪上半叶,新疆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下,社会动荡,战乱不已,各族人民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灾难深重,处在黑暗险恶的境地。直至五星红旗西出阳关,插遍天山南北,新疆才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揭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新疆各族人民从此走上了共同发展、繁荣、进步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

《边城沧桑》作者刘竹溪先生 1916 年出生于乌鲁木齐,是天津杨柳青“赶大营”经商世家的第三代。1934 年,作为新疆第一批留苏学生之一,赴苏联塔什干国立大学政法学院学习,两年后毕业回新疆,曾在省教育厅工作,教过书,也经过商。严酷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的熏陶,使他在青年时期就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但是,在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年代,纵有旷世之才、济世之志,不仅不能使他一展才能,为国效力,反倒使他备受欺压,两度受盛世才牢狱之厄。虎口余生,痛定思痛,他决意不再从政,专心致志谋经营。“一唱雄鸡天下白”。是共产党使他看到了希望和光明,抚慰了他心灵深处的创痕,鼓起了他为国效力的勇气和信心。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一个工商业者成为工商联的领导干部、乌鲁木齐市政协副主席,代表工商界与党和政府真诚合作,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共商大事,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为乌鲁木齐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老现已八十六高龄,退休有年,但却抱着对党和政府的赤子情怀,笔耕不辍,历时六载,写出了这部社会历史题材的半纪实小说《边城沧桑》。书中,作者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背景,以新中国成立前迪化为中心,辐射全疆农村和牧区,从跨越时代的工商业者的特殊角度,以浓郁的情感、质朴写实的手法、饱浸爱憎的特殊笔触,描述了辛亥革命后实行独裁和愚民政策的杨增新,独断专行、贪婪昏庸的金树仁,狡诈残忍的杀人魔王盛世才,腐朽透顶、日暮途穷的国民党等不同统治时期的黑暗统治;反映了历代反动统治者官商勾结,对各族工商业者巧取豪夺,苛捐杂税,甚至公然强买强卖,明抢暗夺,横行无忌,攫取、掠夺财富,敲骨吸髓,榨取民脂民膏的历史现实。刘老不是作家,但却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见证者;《边城沧桑》也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但却浸透着老人的心血。加上它朴实无华的风格、流畅的语言、浓郁的风土人情,细细地读起来,自会品味到其中的独特和迷人之处。

历史的新疆已经成为过去。今天,在经历过五十余年翻天覆地变化、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刘老先生以《边城沧桑》献给热爱眷恋这片热土的各族各界仁人志士、各族人民群众。展现新疆昨天的历史长卷,不仅对国内外友人走进新疆、了解新疆大有裨益,更使我们能够抚今追昔,了解并深刻认识新疆近、现代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艰难岁月,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愈加珍惜当前的大好形势和美好生活,增进对祖国、对新疆和家乡的无比热爱,从而激励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振奋精神,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为早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把祖国边疆建设得更加美丽而努力奋斗。

冯大真

2003年4月18日



自序 ZI XU



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清军为征讨侵占新疆的沙俄和英帝国主义走狗阿古柏向新疆进军。由于路途遥远、地广人稀,为解决军需困难,左宗棠命令征招商贩随军贩运商品。当时,有数百名天津杨柳青人应招,他们肩挑竹篓,担着津京产的针线、毛巾、肥皂、糖、茶、卷烟等日用小百货及小药品等必需品随军队销售做生意,俗称“赶大营”。从此,陆续赶大营的天津杨柳青人超过三千名。他们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舍生忘死来到新疆。一些人在战火和病伤中牺牲,一些人在支援清军收复边疆中立下汗马功劳。在新疆平定后,赶大营的货郎们大部分定居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并逐步由摆摊设点发展到坐商、发家致富,他们为新疆的经济繁荣,为沟通边疆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

和许多天津杨柳青籍的老新疆人一样,我祖父也是“赶大营”来到新疆的。同来的还有我的父亲——当时他只有十来岁。虽然他们是在西北战争平定下来之后若干年闯新疆的第二批“赶大营”者,但所历经的风险和千里徒步奔波之苦,同样令世人感到惊叹。祖父当年只上过几年私塾,当过赶船工,后来到天津一家商号干事数年,学得一手好算盘,来疆后他定居乌鲁木齐。祖父起初在乌鲁木齐一家商号干事,当过头柜,相当于现在的门市部经理。经十余



年光景,祖父叔伯兄弟二人开设了“裕昌厚”商号,店址在大十字以南的老南大街(现凝德堂)斜对面一带,有三大间铺面和货栈,经营绸缎布匹百货。后来,散伙了,祖父回天津去,“裕昌厚”由我父亲刘云卿经营。由于家底殷实、为人厚道、热心公益、乐善好施、周济贫困,人缘极好的父亲在二十年代末期被推选为迪化商会的会长,当时颇有影响。

一九一六年,我出生在乌鲁木齐。我作为在新疆土生土长的杨柳青籍人,更在意识深处把乌鲁木齐认同为自己的家乡。

小时候我曾上过几年私塾,后又在八卦店小学和省立第一中学(现市一中)上学,从小受到了现代正规教育。在中学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招考留苏学生,我报名参加考试后被录取,成为新疆第一批一百名留苏生之一。一九三四年秋,到了苏联塔什干中亚国立大学政法学院学习。

留苏的经历总是令人难忘,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气象和苏联人民的友好情谊,更使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在苏联塔什干中亚国立大学政法学院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国际法、行政管理等六门课程,同时还选修了一些农牧业等课程。学校还组织我们到工厂、集体农庄参观学习,到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参观考察,令我们大开眼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我于一九三六年秋毕业,踌躇满志地希望能把所学的知识和本领用于报效祖国建设新新疆。

回国后,我被安排到新疆省教育厅印刷所当主任,负责印刷小学教学课本等工作。由于没有美术人才,我还承担起给课本绘制插图的工作。当时,正值二十一岁,精力充沛、不甘寂寞。除了繁忙的公职外,我还兼任了民众学校的校长,利用夜晚时间组织对民众进行文化补习、扫盲、传播新知识、宣传新思想。意气风发、满腔热情。

由于地理位置和社会历史条件等原因,新疆在解放以前,长期



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连年军阀混战、争权夺利、鱼肉百姓，使新疆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二八年，新疆发生了“七七政变”，当时任外交署长的樊耀南在新疆法政学校一期毕业典礼宴会上刺杀了省主席杨增新，后来，民政厅厅长金树仁在杀了樊耀南后，当上了省主席。至此，实行闭关自守和愚民政策、独裁专制、杀人如麻的军阀杨增新结束了在新疆十七年的反动统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新疆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夺权力与地盘的军阀混战。内地来的小军阀马仲英要和新疆的土皇帝金树仁争夺对新疆的控制权，马仲英挥军一路杀来，包围了省城迪化。马家军在妖魔山上架起大炮直轰迪化内城，凶残好胜的马仲英还亲自坐上一架刚缴获的飞机，飞到省府的上空撒传单和投手榴弹。马仲英攻占了北山坡“一炮成功”、红山嘴、西大桥，与省军在西河街战斗十分激烈，由商家奉命组成的商团和学校组成的学生团也都参加了守城。我当时参加学生团在西城墙上守城。一九三三年四月，趁着金树仁焦头烂额之际，号称“少壮三杰”的陈中、李笑天、陶明樾联络归化军首领巴平古特和安东诺夫发动了推翻金树仁统治的“四一二”政变。控制着新疆几万东北义勇军的盛世才借着这场危机，在陈中等人的扶持下，夺取了对新疆的统治权。

盛世才上台后不久，为巩固其独裁统治开始谋杀支持他上台的人。一九三六年六月他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给“四一二”政变的功臣陈中、李笑天、陶明樾捏造了“串通阴谋叛变”的罪状逮捕枪决。一九三七年八月盛世才制造了一个“张馨、冯梁阴谋暴动案”，杀了张馨等人，并下令把所谓的暴动案“株连分子”集中到“反帝会”受训，时任教育厅印刷所主任的我也被传到反帝会报到，不久就被投入了监狱。

盛世才制造的阴谋暴动案，至一九三八年前，逮捕了两千余人，很多人在狱中被杀害。由于大逮捕，机关陷于瘫痪状态。为维护



其统治,盛世才急欲充实干部力量,乃假借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机,向延安请求派干部进疆帮助开展抗日运动和建设工作。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起,延安向新疆派出了林基路、毛泽民等一批中共优秀党员干部,对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在出任教育厅领导的共产党员干部的要求下,盛世才从狱中放出了包括我在内的教育系统干部。我被委任为新疆省教育厅助理督学,后调任为第十小学校长。这是一个建立不久、各方面都落后的学校。我到任后,与同事们协同努力,经过半年的整顿和开展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活动,使第十小学面貌焕然一新,一跃成为全市的先进小学之一。两年后我又先后被调任第二小学、第一小学校长。每到一任,我都积极主持推广运用启发式新教学法,教学成效不断得到提高。

在这期间,来疆在教育系统工作的中共党员林基路等积极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教育系统和师生中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并组织学生排练抗战内容的宣传节目,上街进行抗日募捐等活动,当时,我组织小学生宣传队积极参加了各小学宣传募捐的队伍,真是轰轰烈烈,得到广大市民、工商业者和全省各族人民的积极响应。至一九三九年八月,经过全省各族人民的踊跃捐献,购买了十架战斗机送往抗日前线,并向抗日将士发慰问信十万余封。

一九三九年八月,赵丹、王为一等著名的电影和话剧表演艺术家们来到新疆宣传抗日,开展大后方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九一八”纪念日,他们这批表演艺术家在维文会剧场演出了大型五幕话剧《战斗》,内容非常精彩、感人,轰动了迪化。当时我观看后十分激动,回来后很快创作出了宣传抗日的孩子剧《唐虎儿》、《捋胡子》和歌剧《码头工人》,组织学生们在学校联欢会上演出,并参加了教育厅组织的汇演,得到了好评。

一九四一年,新疆省政府采纳财政厅代厅长周彬(毛泽民)的建



议,为了增强建设力量,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后方,支援抗战,决定在全省发行四百万元建设公债,并大力进行宣传,我们组织师生积极开展街头宣传活动。迪化工商会也积极动员工商界踊跃购买建设公债,各族群众掀起了购买公债的热潮,很快超额完成六百六十五万元,其中,迪化工商界购买的公债占发行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各族群众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热忱。当时,一个苏联电影拍摄组来到现场抢拍了会场活动杂志片(纪录片)。

惯于政治投机的野心军阀盛世才曾一度打着“亲苏拥共”的幌子,利用苏联和中共党人维持其在新疆的反动统治。到一九四二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入侵苏联的德军采用“闪电战”占领了苏联大片领土,逼近了莫斯科;在国内,日寇疯狂扫荡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调集数十万军队包围封锁解放区,中共处境极端困难。在这种形势下,盛世才认为苏联靠不住了,中国共产党快完了,没有利用价值了,便一反“亲苏亲共”的立场,投向国民党。为了向新主子摇尾讨好,他原形毕露大肆反苏反共,疯狂监禁和处决他“热情”邀请来的中共干部和广大爱国进步人士,甚至连反对他取消“亲苏联共”政策的亲弟弟——时任机械化旅旅长的盛世骥也不放过,下毒手将其暗杀。这一年的五月六日,盛世才炮制了一个“社会主义大暴动案”,大肆搜捕,把绝大部分曾留学苏联的人抓了起来,我又一次被捕入狱。

牢房阴暗狭小,拥挤不堪,不少坐牢者罹患重病,牢狱之苦痛和死亡的恐惧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人!许多难友得重病后被以“挪号”治病为名,注射毒针处死。监狱里经常按照盛世才的命令“洗狱”,把名册上点到的囚徒带出牢房,刽子手们挥起木棍砸向囚徒们的后脑勺,然后把人塞进麻袋,抛到卡车上,拉到曾决定盛世才发迹的北山梁“一炮成功”后坡,扔进大坑埋掉。我们三批留苏生中有百分之七就是这样被盛世才杀害了。

在残酷和恐怖的折磨中,我的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在牢中病倒



了,患了严重的肺炎和肋膜炎,被送进养病室,四天四夜不能卧床,呼吸极度困难,情急之中,我忽然想起了一种中药礞石滚痰丸,要求狱医买来连服两包,大病即退,体力逐渐恢复了。一九四四年秋,盛世才在国民党的强大压力下被迫离开新疆,所有无辜被盛世才关押的人陆续释放了,我虽恢复自由,但身体却非常虚弱,在家养了半年病。

父亲经营的京货铺由于严重亏损倒闭了,乃改营“民生药房”(位于现中山路新特药店对面)。我出狱后,看到家父经营的药房生意萧条,维持家庭生活都感到困难,不得不尽快想办法做一些事情养家糊口。

我有一些同学、朋友在政府机关中任职,他们劝我到政府部门或教育系统任职,那样既有地位又有稳定的薪金。我父亲竭力反对,害怕我再进监狱。我也通过自身的痛苦经历,对当时的政府彻底失望,发誓再不谋公职。

可是,一大家子人要吃饭,怎么办?出于百般无奈,我同父亲商量后,在三教九流聚集的马市巷子摆了个地摊儿,同时变卖家里的家具旧物。摆了半年多地摊儿,不但解决了全家人的生活来源,还略有存余。

当时有一位姓郭的医生,他有大堆药品和瓶瓶罐罐急于出手,我便以很低的价钱把这一批货底子盘了过来,后又与一位老同学张嘉斌(留苏医科毕业生)合伙开起了西药房,他当大夫,我任经理,生意渐渐好起来,可以维持全家二十几口人的生活。后来分伙了,由我弟兄三人经营。到解放前夕,由于物价飞涨、货源断绝,难以维持家庭生活,弟兄们均自谋出路了,由我一个人坚持守摊子。当时社会秩序越来越乱,各派政治势力斗争激烈,众多的游民和乞丐流落街头,打架斗殴和抢劫时有发生,竟突然发生了一次大批游民哄抢商店的恶性事件。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在市民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刻,传来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兰州后向新疆开来的振奋人心的消息,



新疆军政当局宣布起义,新疆很快实现了和平解放,万人空巷,欢声雷动,各族群众拥上街头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我怀着满腔热情参加了欢迎解放军的行列和盛大的庆祝和平解放的大会,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荣幸和欢乐:从黑暗走向光明!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记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也记载着旧社会的黑暗和苦难。乌鲁木齐是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重大事件发生在这里,是新疆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缩影。我出生在乌鲁木齐,对这块土地和这里的各族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自二十年代初入学学习以至工作,我经历了杨、金、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时代,亲见各族人民所受折磨和苦难,惨绝人寰!我曾两次蒙冤坐狱四年,虎口余生,身心遭到严重摧残,许多同学、好友和无数善良的人们枉作冤魂。出于义愤和对历史的责任感,多年来我打算以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写一本真实地描写旧社会的小说,让后来的人们,特别是年纪较轻的人们从中更多地了解新疆的过去,了解各族人民那段惨痛的历史。一直到一九九二年退休后,我这夙愿才得以实现;我埋头研究整理有关资料,搜集素材,进行创作,用了六年的工夫,于二〇〇二年八月一日写出了这部作品的初稿,以后又经过三次增删修改始成此书,以半纪实小说的形式,通过故事情节演绎和众多人物活动,联系当时客观环境的发展变化,展示各族人民向往富裕生活所走过的坎坷道路。

这部小说谨供爱好者阅读。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衷心希望热心读者赐教批评,实深感盼!

刘竹溪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日

目录

序 言	1
自 序	1
第一章 淘金梦	1
第二章 发羊财	24
第三章 吾甫尔商行	54
第四章 德丰号	69
第五章 驼铃声声	87
第六章 新宅	104
第七章 水龙局	115
第八章 还愿	136
第九章 强收纹银	145
第十章 “二督办”	153
第十一章 “金条子”	167
第十二章 过年	186
第十三章 一家人	207
第十四章 匪乱	214
第十五章 围城	231
第十六章 “四一二”政变	245
第十七章 残害忠良	264

第十八章	求学	284
第十九章	巧取豪夺	300
第二十章	婚礼	314
第二十一章	屈打成招	327
第二十二章	火种	340
第二十三章	“爱国号”战斗机支前抗日	356
第二十四章	黑洞	369
第二十五章	铁窗赏月	383
第二十六章	公债	401
第二十七章	翻把	416
第二十八章	“美龄号”降边城	426
第二十九章	明争暗斗	438
第三十章	“中央审判团”	450
第三十一章	逃难	464
第三十二章	转机	476
第三十三章	见证“一炮成功”	482
第三十四章	官商泛滥成灾	494
第三十五章	趁火打劫	512
第三十六章	天上飞机响 地下物价涨	526
第三十七章	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	538
第三十八章	前夜	550
第三十九章	希望之路	560



第一章 淘金梦

1. 为致富齐奔阿尔泰 金沟里大挖狗头金

浩浩荡荡的乌鲁木齐河奔流在悬崖峻岭的红山脚下。早年在这里的河滩上有人挖掘发现金苗,消息一经传出,世代代贫困的众多老百姓喜出望外地纷纷来淘金,果真淘出了沙金。当时官家为保首府“风水宝地”,下令禁止了。过了许多年,在一九二四年春天又传出阿尔泰山金沟里出了狗头金的消息,众多的穷汉向阿尔泰山奔去,个个企盼着挖出狗头金。

有两位很要好的年轻朋友赵振国和吾甫尔穷极无奈也想去阿尔泰山碰碰运气,心想如果挖到“狗头金”就发大财了!这赵振国中等个,容貌清秀,聪明好学,少年时读过私塾,上过官学,中等文化,在大商号当过学徒、店员,待人和气,勤劳谨慎。德丰号掌柜陈炳德对他很赏识,将自己的二女儿许配给他,帮他开了个小铺子,不到两年却亏损关门。他已二十六岁,生活异常困难,极想找个出路。他的好友吾甫尔是维吾尔族,二十五岁,身体魁梧,性格爽直,上过经文学校和官学。他原是富家子弟,少年时家业败落,父母双亡,开了个小铺子又年年亏本,开不下去了,仅依靠微薄的房租收入维持生活,总想找个发财的路子。他们听了好消息后,将信将疑地去找熟人打问了,兴冲冲地沿河边走来,边走边喧。



吾甫尔：“人们都想走富裕路，要发家致富嘛。方才咱们去看的那个老相识去年从阿山回来的，他说阿山西沟挖金子的人挖出狗头金了，这回你该信了吧？”

赵振国：“信了，信了。前些日子就听说阿山西沟里出了狗头金，我还不相信。要说金子，咱们这里有很多地方像水西沟、白杨沟、大西沟都出金子，就在这红山河滩里也有。”

吾甫尔：“我也听说过，这河里确实有金子……快看，快看！”拉着赵的手臂疾步走向河沿，向湍急的河流望去，恍惚看着阳光照射下黄澄澄的一片，连河里被水流冲刷着的石头都闪耀着金光。

“啊！”吾甫尔有点痴狂地向河水扑去，赵振国忙拉住他的手往回拽，“吾甫尔！……”话音未落，二人便都下了水。

从河里上来，他们蹲坐在河边交谈。吾甫尔说：“这跟前的金子很少，咱们到阿尔泰山挖狗头金去！”

赵振国：“我完全同意，咱们到阿尔泰山去闯一闯，保不定会弄到狗头金，要是弄到狗头金就发大财了。”

吾甫尔：“赵振国，我对你说心里话，这些日子白天、夜里我都在想狗头金的事，昨天晚上做梦我还看到狗头金了。”

赵振国：“狗头金是什么样子？有多大？”

吾甫尔（用手比画着）：“就这么大，这么大，反正是做梦，说也说不清楚。咱们到金沟里当一回金夫，挖出狗头金来就全看清楚了……就这么办，咱们快点准备。可是，嫂子拉你后腿怎么办？”

赵振国：“阿山离这儿十多站路，一说去阿尔泰挖金子，她肯定不让去，我哄她说到近处去就没事了。”

吾甫尔：“不该那么做，你照实多说好话，不能哄骗她。”

赵振国：“好吧。可是，也会有人拉你后腿的！”





吾甫尔：“谁敢拉我的后腿！我就给他一脚！”

二人会意的哈哈大笑。

在赵振国家卧室，夜里。室内泡子灯灯光暗淡，赵的小女儿已睡下了，赵振国对妻说：“平时我都听你的话，这次我出去闯一闯，你不能拉后腿！”小男孩惊异地听着爸妈的谈话。陈淑芳说：“我就让你这一次，以后，啥事都得听我的，什么拉后腿的话，你太看不起我了！”（赵妻背着灯影斜坐在炕边啜泣起来）

赵振国亲切地对陈淑芳说：“我多少好话都给你说了，你同意我出去闯一闯，为什么反倒哭起来了？你没拉后腿嘛，算我说得不对。再说那吾甫尔和我多年来相互帮助，交情很深。当年咱父亲在世时同他父亲是多年的老朋友，我们和他家是世交了。吾甫尔为人正派讲义气，又很能干，这次同他一道去阿山能互相照应，你就放心好了。”赵走近其妻用双手抱住扭转身躯，二人面面相觑良久。陈淑芳苦笑着说：“我舍不得你走啊……你走吧，快去快回。”

赵振国感激地抱紧妻压在炕上亲起来。赵的小男孩跑过来用小拳头直捶赵的屁股，喊着说：“不许你欺负我妈，不许你欺负我妈！”

在吾甫尔宅院。白天。两扇油漆脱落的大门，一扇大门上有个供人出入的小门，院内宽敞空荡，有两棵大树，住房前有一行小树，门右边前廊下的小土炕上铺着一块旧毛毯。院落四周墙壁门窗显出年久失修的痕迹。

赵振国拉开小门进院：“吾甫尔在家吗？”

吾甫尔从屋子出来说：“你可来了，我正等着你的回话，怎么样？”